

假如历史有其他可能



《历史的另一种可能》
[英]理查德·J·埃文斯 著
中信出版社
2015年12月

“少了一枚铁钉,掉了一只马掌;掉了一只马掌,折了一匹战马;折了一匹战马,伤了一名骑士;伤了一名骑士,输了一场战役;输了一场战役,亡了一个国家。”这首英格兰民谣包含历史的假设:如果那枚铁钉没有缺少,查理三世是不是就不会输给里奇蒙德?

历史是已然发生的过去,但正是它的不可更改,惹得无数人脑波荡漾:如果亚历山大征服了罗马,如果拿破仑赢了那场战争,如果斐迪南大公没有被那颗子弹打中,如果英国在一战保持中立,如果纳粹德国占领了莫斯科……这些如果有时只是脑补的戏说,有时却牵涉历史观和方法论,很多历史学家都不敢掉以轻心。英国剑桥大学沃尔福森学院院长、皇家历史学会会员理查德·J·埃文斯的近作《历史的另一种可能》就是关于“人类历史中的反事实”的严肃批评著作。

前几年有一部影响力史学书籍,叫做《虚拟的历史》,由英国著名史学家尼尔·弗格森编著,除了弗格森精心挑选、出自约翰·亚当森等人之手的九篇虚构历史作品,最引人注目的是弗格森在该书导言部分的长篇大论,他以辩护者姿态尽情展现自己对“反事实”的肯定。弗格森认为,尽管“铁钉歌谣”之类的推导过于简单,但这些假设有时也不无道理,尤其是对之进行论证的过程,各种论据的相关分析可以更有助于理解当时的历史形势,他同时抨击了“历史决定论”的机械和刻板,并强调了混沌理论的意义在于它调和了因果性与偶然性,即使是一连串的后果也可能产生不可预知的后果。

《历史的另一种可能》花了大量笔墨“围剿”弗格森。埃文斯以四个层次的分析,说明弗格森所指责的决定论概念边界过于宽泛,“包含了他(弗格森)所反对的一切史学主义与方法论”。埃文斯认为,“假设事件”的可能性往往是孤立的、短期的因素,总是能够用长期事件将其重新拉回来。比如,萨拉热窝刺杀即使没有成功,也可能在其他地点、其他人物身上发生。

将《历史的另一种可能》和《虚拟的历史》放在一起阅读,仿佛目睹了一场精彩的辩论,正反双方的辩手都很给力。没看过《虚拟的历史》也不要紧,弗格森的理论在埃文斯的演绎中基本得到了充分地还原。更何况,前者只是后者的触点,埃文斯讨论的对象还有很多。不同于弗格森的编著者身份,埃文斯的研究者身份必然要求他必须进行更加深入、系统的阐释。为什么“历史戏说”总是经久不衰呢?这也反映出历史的别样魅力。历史学家有责任防止大众过度沉迷于虚构之中,以避免对历史真相的歪曲,尤其是譬如纳粹政治理念或其他糟粕思想的死灰复燃。

忠于史实和虚构创作,这两者关系应该如何处理?笔者认为,这是阅读埃文斯、弗格森和其他作品之后,我们需要得出的重要结论。史学大家霍布斯鲍姆说过:“即便对于历史事实大家的解读不同,所遵循的历史脉络也不同,但这个历史事实的存在却不容抹杀。”在所有的“如果”中,如果想用神话和虚构来取代历史,就像日本教科书将侵华史实予以“洁净化”的“反事实”做法,是绝不能被容许的。

赵青新

异质文化的魅力



《地道风物·湘西》
范亚昆 主编
中信出版社
2016年1月

沈从文,赶尸,土匪,凤凰,在很大程度上,已然构成了我们大多数人认识湘西的关键词——然而,在这些苍白而又似是而非的标签背后,掩盖着的其实是湘西世代延续的风物习俗,亘古不变的山川大地,另外,还有一代又一代生活在这里的血肉丰满、性格鲜明的湘西人。作为雪峰山以西、云贵高原东北侧与鄂西山地西南端之结合部的偏僻一隅,湘西的神秘之处,首先在于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与文化单元,是中原传统文化的“化外之地”,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,则属中原文明之外的“化外之民”。特殊的地理环境与文化源流,使得湘西呈现出独具一格的地域文化,呈现出丰富多元的民族风情;同样是特殊的地理环境与文化源流,让湘西之外的人们对这片土地充满了神奇的想象——其中既有着各种主观的臆测与揣测,同时却又忽略、遗漏了许多重要的东西,而《地道风物·湘西》一书,则力求补足这些被忽略、遭遗漏的东西,让我们看到一个蒙在神秘面纱背后的更加真实的湘西。

正像文化学者邹容所说的那样,湘西的美妙,主要在于它有异质气息,在于它跟汉族儒家的那种正统符号相异的一面。以凤凰为例,这个地处汉族、苗族、土家族三族交汇处的边陲小城,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,因其山高地远,交通不便,隔绝了与外界的交流,一直保持着淳朴、本真的面貌,而蜗居其中的山民,也一直恪守着古老的生活准则。这里有让人过目难忘的傩祭仪式,有精彩非凡的斗牛表演,有震天胡子的“纸糊篾扎”,有刘大炮的凤凰草木染……对于这些流传于民间的珍贵的文化遗产,书中作者以自问自答的方式,表达了这样的理解与理念:“我们为什么要进入遥远的山中,去看一个沉默的人打制银器?为什么又有许多人,开始寻访这些几近消失的老派手艺?”因为其间蕴藏了沿袭已久的生活方式,显示出沉寂数代的审美与情感——“在某种意义上,我们有多么理解‘手艺’所表达的风土与新生、固守与变迁、时间与耐心,就是有多么理解我们自身的丰富、变化、沉潜。”

如果说凤凰代表了湘西“内向型”的山文化,那么,洪江等一系列商镇则代表了湘西“开放型”的水文化——前者形成了湘西独特的文化精神,后者则为湘西输入了新的血液,带来了新的元素,正是这两种文化的相互交融与碰撞,构成了湘西文化的辗转与对峙、静止与流动,既映衬着彼此的缺陷,又凸显出各自的优点。以凤凰和洪江为代表的两种文化已然成为解读湘西的一把钥匙,只要打开它们,就可以看到一幅关于湘西河流与山地的动态地图,“上面绘制着湘西的地貌,以及人们在其间选择的生活历程”。

正是与世隔绝的山水,孕育了我们对于湘西的想象,而《地道风物·湘西》一书,则将我们的想象还原成一种独特的价值观念,一种真实的生活方式。透过这种独特的价值观念和真实的生活方式,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异质文化的魅力,一种生活传统的延续。所以,邹容才会这样说道:“湘西这个词很美妙。以前是不太了解而觉得美妙,后来了解多了,仍然觉得美妙。”

慧远

一则拉美特色的婚姻寓言



《背叛》
[巴西]保罗·柯艾略 著
新星出版社
2016年3月

如果说《牧羊少年奇幻之旅》展现了人与宇宙关系的终极追寻,那么,柯艾略的近作《背叛》则探讨的是人与人的关系,家庭作为人类社会的基础单位,成了柯艾略的写作对象。31岁的记者琳达,有点类似《革命之路》的爱普莉,中年危机已现端倪,生活越来越陈腐无趣。这样的故事必然落在生活的实地,琳达的出轨与回归,绝无可能像牧羊少年那样风一般地自由不羁。因此当《背叛》在2014年于国外首次出版,虽然保持了柯艾略作品的畅销强势,但读者的评价却褒贬不一,喜欢的人不吝赞美,而不喜欢的人却对其大异从前、过于现实的描述多有指摘。

在我看来,《背叛》虽然是现实题材,和柯艾略以往的作品有所不同,但仍然和其他作品一样,或多或少保留了柯艾略的特色,亦即马尔克斯所说的“充满预兆、民间疗法、感应、迷信的世界”,难怪柯艾略被誉为“唯一能够与马尔克斯比肩,拥有最多读者的拉美作家”。

“每一个早晨,当我睁开眼睛,面对在他人的看来是‘崭新的一天’的时候,总是想重新闭上眼睛,继续睡在被窝里,可还是得爬起来。”《背叛》如此开头。每个人都有过类似的感受。总有那么一些时刻,我们厌倦了生活,想要让自己“睡在被窝里”。婚姻有所谓的“七年之痒”,一天又一天,日子差不多,彼此越来越麻木,完美无缺的老公和乖巧可爱的儿子,如何能阻挡得住“琳达”们偷偷长草的心?记者琳达去采访政治家雅各布,少年时的旧情复燃,两个身陷中年危机的男女上演了一场堪比《五十度灰》的激情戏码,这样的故事有何新鲜?演员会轮换,而剧情总相似。

我们生活在一个性随便、承诺泛滥和背叛流行的社会里,永恒爱情的观念在今天还有存在的意义吗?无论琳达的婚外情多么热烈,它并不是故事的全部,故事的其余主题来自于扉页之间散落的金句。比如,雅各布对琳达说,“恰恰是这些不存在的问题,正在把你一点点掏空,让你没有了激情”,而琳达回应,“受伤的心灵之间有一种难以名状的默契”。琳达对生活的感受,通过这样的句子表达:“到了一定年龄,我们开始戴上面具,掩饰所有的不安和纠结。浸润了时光,这些面具逐渐长在我们脸上,再也无法摘下。”尤其是琳达的丈夫,他的表现像是一个局外的观察者,仿佛担当了类似告解牧师的角色。他和妻子谈论《弗兰肯斯坦》和《变身怪医》,他说:“我们的生活中,就是在不断地进行自我控制,不让心里的那个怪物从巢穴里出来。”这些句子非常直白,甚至打乱了故事的节奏,迫使你必须跟着作者的引导去思考。柯艾略坚持要这么做,或许是他太过清楚爱情和罪恶的联系,很多以“爱”为名的性行为,看重的是求欢的刺激快感,而不是任何恒久意义上、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。这是对生活本身的最大背叛。

《背叛》融哲思、宗教、寓言于一体,而这一切源于拉丁美洲的文化信仰,就像牧羊少年曾经说过的,“完成自己的天命是人类无可推卸的义务”,那也是马尔克斯所说的那个“极富拉丁美洲特色的世界”。

林荫

很多以「爱」为名的性行为,看重的是求欢的刺激快感,而不是任何恒久意义上、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。

薇薇中好

历史学家有责任防止大众过度沉迷于虚构之中,以避免对历史真相的歪曲。

迴中